

## 大家族之間

這一輯的《溏心風暴》，並沒有得到好評。其實，自從第二輯開始，越來越「家囉屋閉」，已經迫得我轉台、關機，今輯只看預告已覺得厭煩。不是演員的問題，老戲骨們演得好，才更令人厭煩；但我希望電視帶給我的，是清靜、和諧的享受，只能對所有好戲之人說聲對不起。

家族情仇是中國人獨有而典型的故事。一個家長，幾個子女，幾個子女的另一半，幾個子女的兒女……。子女之間相親相愛，但他們的另一半總不會好好和睦，因為壓根兒就不是一家人。不同房之間的孫兒們被迫暗中較勁，由誰長得高，到誰讀書好，再到誰在社會有成就。一齣又一齣的肥皂劇在一個又一個的中國人家庭上演。

大家族的爭鬥來源，從來只有兩個地方：不是家長自己的妻妾，就是那數個寶貝兒子的老婆，簡單而言，就是那些沒有血緣關係的女人。妻妾之間，兄弟老婆之間，總是無聊地在暗中較勁：從老公有沒有去滾（兄弟老婆之間獨有的角力），到兒子考

第一還是考第二，都歸入「管唔管得住老公」和「教唔教得好仔」這兩個為人妻子的「功能」的比較。電視劇常有的西宮嘴臉，那一副「看見你老公包二奶被揭發」或「知道你兒子留班」而心涼和冷笑的嘴臉，現實生活那些少奶奶們總是樂此不疲地重複着。大家不覺得醜惡嗎？但偏偏有人會在現實中表露出來。有時候，電視是一面鏡子，反映美好的人性與醜陋的人性。

看見這樣的嘴臉，不想看，自己也就不要這樣做。這不就是人的成長嗎？偏偏，有些人，不懂。

女人的妒忌心，令中國人的大家族家無寧日。大家族的第三代，累了，不自覺會脫離家族，組織小家庭。但小家庭開枝散葉後，又出現另一個大家族，沒完沒了。

中國人過分着重血濃於水，把兒子孫兒用倫理觀念籠得緊緊的，又無力平息妻妾之間、少奶奶與少奶奶之間的角力，令大家族的故事永恆地成為別入茶餘飯後的笑柄。

要麼就疏離點，要麼就善良點。電視關掉了，還是清靜不了。

## 風陵夜話

耶生
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、日見報

## 瑕

瑕，《說文解字》中說：「瑕，玉小赤也」。瑕的本意是帶有紅色的玉石，然後引申為玉中的斑點，再引申為「小缺點、小過失」。最近有「瑕」的是《玩轉極樂園》。雖然外界幾乎是零差評，拾字君也認為這部電影應該提前鎖定了本年度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，但是，這些都不能掩飾「瑕」給人帶來的不適。

「瑕」首先是電影本身之外的：英文版正片之前被強行加映了長達二十分鐘的《冰雪奇緣》「短」片。故事老舊、表現手法老舊、長度又重新定義了「短片」，強制性的「捆綁銷售」真是讓人難以接受。油麻地電影中心門外，特地設立了告示：「影片前有短片加映。」想必是曾經有困惑的觀眾以為自己走錯了戲院。更諷刺的是，粵語配音版旁還特地註明「粵語配音版不加映短片」，作為吸客點之一。

然後是電影本身的「瑕」。雖然在立意層面深入淺出地探討了生與死的問題，但在技術層面上，「大反派

估盡優勢的時候自爆作案過程，恰好被直播出去，給全世界人看到」這樣被用過無數次的橋段，是拾字君最厭煩的。我厭煩的，不僅僅是這種把情節上的關鍵轉折點建立在巧合上，讓主角的成功變成偶然的兒戲行為，更是編劇的懶惰：如何能在短時間內，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，證明一個位高權重的人有罪？劇情推進到這裏，編劇面臨了難題，他沒有仔細去構思，而是直接套用了很久以前不知哪一位編劇拍腦袋想出來的解決方法，「反正觀眾接受過無數次了，這一次也會接受」，編劇想。

「白璧微瑕」對於拾字君來說，不是「雖有小瑕疵，但總體很美好」的自我安慰，而是「距離完美只有一步之遙，卻就是不想去做到」的扼腕嘆息。

然後是電影本身的「瑕」。雖然在立意層面深入淺出地探討了生與死的問題，但在技術層面上，「大反派

## 字裏人間

拾字君

逢周日見報

相比中國傳統食物元宵、湯圓、糉子、月餅隨着各種佳節輪番登場，一頓配有鵝肝火雞的聖誕大餐外，法國實在沒有什麼獨特的時令美食可以期待，除了每年一月初的「國王餅」。

擺放在外形精美的馬卡龍和閃電泡芙旁，這個金黃色的圓形「大餅」樸實無華，初次見面勾不起我的任何期待。可按照傳統切下一角品嘗後，國王餅成了我延續一周的早餐。

在做法上，國王餅算是法國國民早點可頌麵包（croissant）的升級，以麵粉、蛋、冰水及奶油混合烤製成千層酥，杏仁奶油的內餡則奠定了其「突出重圍」的品位，香甜酥脆的口感包裹著濃郁厚重的奶香，可謂集合了法式甜點的精華。國王餅是基督教主顯節（L'Epiphanie）的節慶食物。據說耶穌基督降生時，幾個博士從波斯出發來到耶穌出生地伯利恆朝拜。他們分別帶來了黃金、乳香、沒藥，每人獻上一樣禮物，因此稱為「東方三博士」。為了紀念耶穌首次顯露給外邦人的日子，主顯節定在每年的一月六日。

其實國王餅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，人們在農神節的糕點中放置蠶豆分給奴隸，吃到蠶豆者便可當「一日國王」。基督教統治歐洲之後，國王餅的傳統與「東方三博士」聯繫起來，餅中的蠶豆也轉換成幼年耶穌的瓷製小像。

如今，各大麵包店致力在國王餅配方上推陳出新，企圖登上媒體的「國王餅攻略」。比如近年冰淇淋、巧克力、全麥口味就在巴黎流行開來，好像國內「月餅大戰」中冰皮月餅、法式月餅等創新品種風靡一時。

主顯節因不同教派而有不同慶祝方式，國王餅的做法在他國也有不同變種。有種說法稱，哈爾濱流行的冬泳就是起源於俄羅斯正教教士的主顯節傳統。

## 花世

步蕭瀟

henrydine7473@gmail.com

逢周日見報

## 鉛字肖像

楊驥

逢周一、三、日見報

周末一連三日上演的「香港比舞」舞蹈節，由本地獨立編舞家楊春江主持，匯集八個本地優秀短篇舞作，以及六個來自日、韓、台灣的作品，給二〇一八年香港舞蹈藝術界開了個熱鬧的好頭。

藉《一代宗師》的經典台詞，舞蹈節分為「見自己」、「見天地」、「見衆生」三部分。說的是「武」功，也是「舞」功。

首日上演的「見自己」部分有三齣本地作品。

黃俊達的《輕飄飄》脫胎於本地著名作家董啓章的小說《西西利亞》。他從原著中抽取了「假人」這一意象將之演化為「異

## 質的身體」，分別將「畸形」、「肥胖」、「比例失調」這三種異樣的軀體擺上舞台。呈現這些身體本身，就已經是一場新穎的敘事、一個另類的角度、一種鮮明的姿態了，為的就是打破觀眾對舞蹈、對美感的定見。

黃俊達說：「如果每個人也是跟隨一種世俗的審美，便會失去自我，變成死物一樣。」直到最後，當「肥胖」的莫鎮彤坦然摘下面罩直視台下的觀眾，《輕》甚至反轉了「觀看」與「被觀看」之間的權力關係。

邱加希的《睇我唔到》用「旅行袋」及「燈罩」遮蓋她自己，製造出兩層旨趣：一是令我想起《小王子》裏的「帽子」——

我們究竟看到的是帽子，還是蛇吞象？旅行袋中的邱加希到底是何種姿勢，勾引起觀眾對未知事物的想像力；二是正因為「睇我唔到」反而更突顯了「存在」的

力度，邱加希或將自己藏身於旅行袋中，或將面部隱匿在燈罩下，劇烈的白熾燈光籠罩下，我們看不到她的表情，而她纖瘦但極具爆發力的身體卻更為明晰地曝光在我們視野內。

曹德寶的《順》呈現的是他向來關心的武術與舞蹈的關聯。

街舞、芭蕾舞、現代舞，當有了

扎實的舞藝功底，不管是什麼舞

種都信手拈來。幾位身形出色的

男舞者追趕跑跳樣樣精通，滿台

舞影紛飛博得了滿堂彩。這時虛

空中卻傳來李小龍論述「風格」

的話語，又將演出帶去了智性的

層次，磨練技藝亦是自我修行、

自我精進的過程。

「見自己」即是讓「我」的

所見所聞所思所想，成為「我」

的一面鏡子，反照出「我」的志

趣與心性，進而完成自省的過

程。

(上)

大熊先生來電，囁嚅說綿羊很焦慮，問我有何高見。我不知道為何大熊先生特意打來問我關於綿羊的問題，我們只見過一次面而已。當時我受命採訪他。他是個大叔，二十歲立志成爲結他手，至今三十年，雖不至餓死但也不會成名了。那時候我們談他的新作《Oh 沒有愛的浪子》，不記得有提過綿羊的事。

「在富士山拉來的，相當好的綿羊，毛質鬆軟。」他說。

「你的意思是，在富士山看到一隻綿羊，就把牠帶回家了？」「是的。」

「到底要怎樣帶回來一隻綿羊呢？」

怎樣帶回來一隻綿羊？嘿，你是怎樣把大笨象塞進冰箱的呢？」「好吧。那把牠放回富士山如何？」「可我已經送給她了。」「誰？」

「唉呀，她啊。」他說。「她。」

我便想起上次採訪時一直有個小女孩坐在旁邊，眼甘甘注視大熊先生。小女孩看上去只有十七八歲，戴一副沒有鏡片的圓形眼鏡，眨眼時可以看見眼瞼泛起天然的紅。我問大熊先生她是誰，他嘟嘴說是女友。

「既然不能送牠回去，那去富士山多抓一隻如何？」我問。

「真是當局者迷，怎麼我沒想到呢！」他便連忙掛線。但三天後又打來。

「你要我啊，富士山哪裏是隨隨便便找得到綿羊的地方！」我想他是對的。他繼續道：「我看牠寂寞得快不行了，如果這羊有什麼三長兩短……她一定會恨死我的。她會看不起我，說我連一隻羊都救不了，音樂又做不好，連洗好的內褲都摺得鬆鬆散散……」

「要不這樣好了。你去買件戲服什麼的，扮羊。」「都說你不要耍我嘛！」他「啪」的一聲掛線。

之後大熊先生再沒打電話來。直至新年我去拜訪他，才見他窩在床上，穿上綿羊戲服。左邊的女孩靠在他右邊，右邊的綿羊靠在他左邊，中間的大熊先生一臉幸福溫暖的樣子。

## 片尾曲

克洋

fb.me/hakyeung2018

逢周六、日見報

## 救救孩子

聽新聞，西方社會不時會有孩子報警說被父母打了屁股，我們都只當聽個笑話。長久以來，華人社會信奉的是「棍棒底下出孝子」，說哪個孩子沒被父母打過？打是爲了你好。爺打父，父打孫，祖祖輩輩無窮盡也。華人多把孩子視作私人財產，我生了你，我就有權教訓你，打罵你，發落你。旁人看不過眼發聲，還要反咬一口說這是我的家事，用不着你來多嘴。多少年來的文化就是這麼沿襲的。沒有人會提到孩子們的權利。

生活不易。有的父母在外受到欺凌無處發泄，回家就拿孩子當出氣筒。也有的是窩裏橫，在外夾着尾巴做人，回家就精神膨脹，要盡威風。從施暴行徑看，有的人是毒品使之失去了常性。

相對於成人，孩子是弱勢一族，他們吵不過大人更打不過大人，在父母淫威下只能唯命是從，任打任罵，他們無從反抗，談不上保護自己，更談不上維護自己的權益。

我聽過的最叫人憤怒痛心的個案，是一名獸父長期把兩個未成年女兒當成泄慾對象。姐姐爲保護妹妹，對其父有求必應，甚至自動獻身。那一刻湧到嘴邊的，是魯迅先生的吶喊：救救孩子！

## 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三、五、日見報

## 香

將女兒的手，小心含在自己掌裏，她們向着殿裏的菩薩作揖。

父親終於展出一個笑容，上古寺大殿裏的師父迎出來，解欄，迎他們入殿。父親將背包放在地上，白色塑料袋子發出窸窣脆響，他取出裏面一桶菜籽油，供於香案。女孩顯然是認出師父來，她噓噓，師父說，知道是你來了。他在女孩子手心寫字，傳遞某種密碼一般，他撫摸女孩的頭，示範女孩禮佛。母親臂彎裏的女孩乖乖地雙手合十，齊額，身體無法自控，頭顱仰過去，母親扶正女兒的頭，女孩突然安靜下來，眼底一絲清明，清亮的光。眉清目秀。

被父母架着出殿時，母親叮嚀女兒，腳千萬不能踏踩門檻哦，女孩哆哆嗦嗦，鋤足勤提腿。父親回頭跟師父打了一躬，現在她

（女兒）能走上山了，好多了。父親所指的是，希望。

師父送走女孩一家人，合上柵門，繼續誦經文。經畢，以古法唱誦「回向偈」之後，我聽見他對着殿上的神明說，王傑龍的女兒生於二〇〇二年，請佑保這個女娃娃、天下父母衆生，在二〇一八年裏，離苦得樂……

這一天，四川鳳棲山中，二〇一八年第一天，元旦。

## 物像

熊鶯

941866812@qq.com

逢周日見報

## 虎毒不吃兒

方電影《抖室》（或稱《房間》）。一位年輕女子，某夜被壞人綁架，然後囚禁於一個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間內。起居飲食，如廁睡覺，女子往後全都得囚斗室內生活。更甚者，壞人向女子施暴，令女子在斗室內誕下兒子。爲了孩子的安危，女子一直忍辱負重，生存下去，直到孩子五歲的時候，女子爲了孩子的未來，決心衝破斗室，逃出生天。

該電影像是一個逃亡故事，但箇中細節是母親與孩子二人互相依賴，互助求生。孩子尚在年幼，其實未懂世事，更不知母親生存的屈辱。母親愛護孩子，不顧自身安危，全都只是希望孩子能見天日。

舞台方面，前年是布萊希特逝世六十周年，香港不只一個劇團重演其經典作品《沙

膽大娘》。大娘在戰火連天的亂世求生，但她一直愛護兩個兒子和一個啞女兒。表面上，大娘是一個唯利是圖的機會主義者，藉着戰禍而到處發財。另一方面，大娘也是深愛子女的父母，希望能爲孩子帶來幸福。

爲此，我真不明白世上爲何有些父母，會將自己的孩子虐待至死？在現代社會，過於年輕成爲父母，對孩子是否真有好處？

## 文藝中年

輕羽

cloud.tkp@yahoo.com

逢周一、二、日見報

## 飲茶集

斯人

逢周四、日見報

## 大叔